

「殺人俱樂部」由十三名男子所組成，成立這個俱樂部的主要目的是藉著例會的舉行，讓所有的成員相互之間分享殺人的經驗(如果有的話)，所有的話題都是繞著殺人案例打轉，藉著腦力激盪的方式，一起研究怪異驚悚的「殺人方法」。

今天晚上的「殺人俱樂部」例會，所要討論的主題是「殺人的方法」。

「什麼才是最理想又絕對不負刑責的殺人方法？」會員甲發問。

「想辦法安排我們所要殺害的對象去自我了斷，怎麼樣？」會員乙隨即回應著。

「自殺，可是自殺要非常有勇氣啊！」會員甲提出質疑。

「你說的沒錯，可是不管什麼事總得去試試看才知道啊。」會員乙提出意見。

「是啊，你說的有道理！」這時一個與實際年齡不大相襯的禿頭眼科醫生丙大聲地附和著，他的大嗓子差點將桌子中央的西洋仿古台燈震倒，大家都把視線投向他所坐的角落。

眼科醫生丙喝了一口咖啡，清了下嗓子後，開始娓娓道來。

「大約十五年前，當時我在 T 醫學專科學校的眼科教室擔任助手，從小我就不夠聰明且反應遲頓，雖然我這樣批評自己似乎有點奇怪，但在唸中小學時，同學真的就以『笨驢』、『呆瓜』之類的綽號來取笑我，在被人欺負時，我也不會當場反抗或是惡言相向，我只是保持沉默或是一笑置之，可實際上我卻是個報復心特強的人，被欺負之後，不管經過多久，一天、二天、一個禮拜、二個禮拜，或是一年、二年，只要被我逮到適當的機會，我一定會不著痕跡的施以報復，我現在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當年我從 T 醫學專科學校之後，我便留校任眼科教室助手，雖說已經畢業了，我的動作卻仍然遲頓依舊，急性子的眼科教室主任 S 教授因為受不了我的作事方式，經常在其它助手及護士面前罵我『笨蛋』、『笨驢』或『傻瓜』，這種難聽的語言不斷地刺激我，復仇的念頭也因而在我內心裏蠢蠢欲動，也許是 S 教授罵上癮了，竟覺得這是一種樂趣似的，日復一日不斷地罵，而且越罵越有勁，不過話說回來，也由於 S 教授是個責任心甚強的人，雖然罵不停嘴，卻也很熱誠地指導我，因此，我的醫術技巧進步神速，可是我的動作反應仍然是慢吞吞的，所以 S 教授也越罵火氣越大，幾乎是罵不絕口。

「S 教授罵人的火氣終於開始漫延開來，其他的助手及護士也用『笨蛋』來罵我，連住院的病患也開始瞧不起我，我內心的復仇計劃也開始醞釀起來。

『走著瞧吧！』

「雖然我表面上不動聲色，可是我的復仇對象卻一天比一天多，最後我連哪個人最該挨我的槍子兒也弄不清楚了，乾脆，我在內心裏擬定了復仇計劃，不管

是誰，只要是機會一到，這些傢伙都該死！

「我復仇的日子終於來臨，這一天有個年輕女病患被送來住院治療，她是某個劇場的女演員，長得相當漂亮標緻，她在大約半年前開始覺得右臉頰疼痛，有時候還會痛到嘔吐，後來連視力也開始減退，尤其是在住院前的二三天更是激烈抽痛不已，視力更是急劇衰退，這才緊急住院治療，都以為是得了『青光眼』，住院之後，她成了我的病人。

「我想各位都知道，罹患『青光眼』的人的眼睛和健康的人的眼睛，從外觀是無法加以區分的。這種病是因為眼壓亢進，導致眼球變硬而成的，這得檢查眼底才能發現，病患眼底連貫眼球的視神經——俗稱乳頭的部份會成凹陷狀，因此從外表是檢查不出來的，不過，要診斷出來也不困難，困難的是要如何去找出眼內壓亢進的原因，這在以往，國內外的眼科醫生都認為這是種無法治療的不治之症。

「可是因為醫學技術的進步，如果病人罹患的是早期青光眼，還是可以採取手術或是其他的治療方式進行某種程度的治療，但若是重症的話，病人將從此喪失視力，而且這種疾病在發作時，會讓病人疼痛得受不了，所以，徹底的治療法便是動手術取出患病的眼球，除此之外別無其它的治療方法，若是炎症性青光眼，這又稱為交替式青光眼，在一隻眼球發病之後，不久便會擴散到另一隻健康的眼球，便不得不施行摘除病眼的手術，所以，眼球摘除術可以說是最普遍的青光眼治療法。

「我被派治療這名女患者，有一名護士當我的助手，我接手之後，將患者送到暗房中進行視力檢查，暗房就是將房間裏所有的牆壁全都塗成漆黑，使成密不透光，我因為工作關係而經常進出暗房，所以早就習慣暗房中的一切，可以在暗房中行動自如，可是我面對著這名已經歇斯底里的女病患時，我漸漸失去我的耐性，當我開燈對病患進行例行檢查時，可能是因為患者的三叉神經疼痛加上我的動作緩慢的關係，病患竟對著我大聲埋怨起來，『你太像大笨牛啦！』

「這個指責重重的擊打在我的胸口上，這娘兒的傲慢態度激起了我內心熊熊的復仇之火，一如我先前所說，我終於逮到機會，我又怎能錯失良機呢，我抓起桌上的散瞳劑就胡亂地往患者雙眼滴下，散瞳劑就是俗稱的『癩茄鹼』藥劑，這是當眼科檢查時用來使瞳孔放大的藥劑。

「這種散瞳劑也會使眼壓增高，所以絕對不能使用於青光眼患者，可是我為了報復這名出言不遜的女人，便大膽地觸犯了醫界禁忌，當我繼續檢查時，那個女病患還不停地挖苦我，『你到底行不行啊！』，我內心暗忖著：『咱們走著瞧！』我繼續不動聲色，我知道等視力檢查報告出來之後不需多久，她的青光眼病情將會嚴重到不可收拾，到時候她就不得不面臨摘除眼球的恐懼了，想到這裏，我滿足地故意隱瞞病情，沒向 S 教授報告。

「沒想到竟然事與願違，那天晚上正好輪到我值夜班，半夜裏護士向我緊急通報說該名女病患的狀況有變化，我們到達病房時，只見病人在病床上呻吟哀號，我馬上知道是病情惡化了，她的疼痛也許是散瞳劑所引起的，我忽然有著一

股莫名的快感，不管如何，我還是先為病患打了一支鎮靜劑，讓病患先安靜下來，第二天，S 教授前來病房診察，發現病人右眼視力已經完全喪失了，左眼雖然也疼痛，視力卻仍然正常，教授對病患說必須立即摘除右眼眼球，以免造成兩眼都失明的危險，接著轉過身來，痛罵我為何昨晚沒有立即向他通報病人的病情，連珠砲般的責罵像『笨蛋』或是『呆瓜』之類的詞兒，鋪天蓋地地向我襲來。

「當 S 教授宣告病人必須立即進行眼球摘除手術時，我一想到那個女人即將面臨失去一隻眼球時的痛苦神情時，我的內心立即湧起一陣莫名的興奮快感，但 S 教授對我的惡劣態度，卻又讓我的興奮快感即刻間消失無蹤，那時我對 S 教授的憎惡有增無減，但我將復仇之衝動壓制了下來，我告訴自己復仇的時機未到，還需要再忍著，我心裏想到一個需要靠美麗臉孔生活的女演員來說，摘除去一隻眼球，不就等同被判了死刑嗎？如果我替她點上的散瞳劑便是導致她病情惡化的直接原因，我不就是已經達到報仇的目的了嗎？不，我怎麼能這麼輕易地就覺得滿足呢？一定要對她進行更進一步的復仇計劃，當然這也要包刮 S 教授在內，所以我便再度地等候另一個復仇的機會。

「各位一定不難想像到當一名病患聽到自己即將面臨摘除一個眼球時的那種情緒反應吧，S 教授苦口婆心的向病患解釋，假如不立即進行眼球摘除手術，恐怕另一個健康的眼球也將不保，而且手術後可以植入義眼，義眼精巧的外觀與真正的眼球一模一樣，所以病人並不需要擔心手術後會影響原有的容貌，為了取信於病患，S 教授還找來幾個已經裝了義眼的患者來到女病患面前，以證實自己並沒有騙她，經過一番折騰之後，女病患終於接受手術治療。

「為病患進行眼球摘除手術時，通常都施以全身麻醉，我決定在為病患施行麻醉的過程中進行復仇計劃，各位，醫界都是應用克洛福木與乙醚的混和藥劑來為病患進行全身麻醉的，可是我如果只用其中的克洛福木來進行麻醉的話，病患便極可能會在進行手術的過程中死於非命，由於助手的失敗便是教授的失敗，這對責任感很強的 S 教授來說，這個過失可能會讓他引咎辭職，甚或會讓他自殺謝罪也說不定，但話說回來，任何事情的進行都必需有適當的時機，說不定到時候會出現皆大歡喜的結果哩！

「那名女患者答應接受手術之後，我立刻進行手術的準備工作，和一般的外科手術不同的是它比較簡單，通常只由教授、我和護士三個人，便可進行眼科手術，S 教授是醫術超群的名醫，通常忙得連手都來不及洗，便替病患進行眼科手術，我先讓病患在手術台上躺下，然後站在病患的側面為病患上麻醉劑，當然是按照我原定的復仇計劃，只使用克洛福木一種藥劑，我從病患的口罩上方滴下大量的藥劑，讓患者立即陷入深度的麻醉狀態，隨後我便讓護士到隔壁房間請 S 教授前來進行手術，這時候我使用紗布將病患的另一隻眼睛遮起來，然後將病眼部份露出來。

「一會兒之後，S 教授出現在患者頭部後方為患者動手勢，一如往常，整個手術在不停地對我漫罵聲中進行，當天我一方面注意麻醉劑量，一方面不動聲色地進行我的復仇計劃，在漫罵聲中，S 教授終於將患者的病眼眼球摘除下來，手

術很快地結束了，在摘除眼球的那一剎那間，我總感覺到放在紗布上那顆健康的眼球一直瞪視著我，我將剪刀鑷子等用具遞給護士清理，然後為患者包好繃帶，病患即使只有一隻眼睛動手術，但為了防止另外那隻健康的眼睛受到刺激，通常會將患者的兩隻眼睛一起包上繃帶，等到二天之後才取下健康眼睛上的繃帶，我將病患的眼睛到頭部後方全部包上繃帶，然後將麻醉藥效尚未消退的病患推回病房裏，我原本預期病患的另一隻眼睛最好也罹患上『青光眼』，這種預期效果卻不曾如期發生而讓我有些失望。

「哈！果然一如預期，第二天，當患者在麻醉劑消退之後，雖然沒有出現特別症狀，卻一直喊著左眼好痛，右眼因為眼球摘除手術當然會痛，可是連右眼也痛起來，這不正顯示著左眼也罹患『青光眼』了嗎？我心中高興地吶喊起來：機會來啦！機會真的來了！

「但．．．我該如何向 S 教授進行報復呢？各位，如果患者的左邊眼睛也罹患『青光眼』，那麼這個僅存的眼球不也將面臨到被摘除的命運嗎？我希望她的噩夢成真，反正任何事情都得等待時機的到來嘛！

「第三天便是拆開繃帶的時候了，我終於等到這一天了，一旦拆開繃帶以後，僅存的左眼也瞎了，便可以證明患者的左眼是感染到『青光眼』了，但這還不夠，光是患者得到這種下場還不夠滿足我的報復野心，我希望 S 教授也得到教訓，所以我得繼續尋找報復 S 教授的機會。

「當天我向 S 教授報告患者的健康眼睛也發生疼痛的症狀，S 教授聽了，臉上馬上布滿烏雲：『還會痛？』S 教授緊繃著臉而不曾開口再罵我。

「S 教授帶著我、其他的助手和護士趕到病房，患者看起來精神還好，只是一直央求著快點拆開臉上的紗布，我扶起病患讓她坐著，興奮地用有點顫抖的手將病患臉上的紗布拆開。

「『取下紗布之後還會有點不習慣。』S 教授提醒患者注意這種手術後會有的反應。

「取下臉上紗布的患者眼睛部位，因為少了一顆眼球而陷下去，原本美麗的容貌顯得慘不忍睹，患者呆呆地望著前方，無意識地笑了一笑，說：『S 醫生，別開玩笑了，趕快讓我離開暗房吧！』

「病患的這句話有如悶雷擊打一般讓眾人嚇了一大跳，病房剎時籠罩著一片死寂，我不斷地對自己說：復仇的時候到了，病患果然瞎掉了。

「病人低垂著頭，用白皙的雙手緩緩向上摸索著，從兩頰移向眼睛前方，就在這時候，病患發出慘厲的哀嚎：『啊．．．呀．．．醫．．．醫生．．．你挖錯了！我可以看東西的眼睛被你挖掉啦．．．』

「病房裏一片死寂，飄盪著濃濃的詭異氣氛。

「各位，實際上是我活生生地將病患的健康眼球挖出來的，面對這樣嚴重的錯誤，責任心特強的 S 教授在第二天自殺了，各位，S 教授所犯下的過錯當然滿足了我的報仇心理，我在替患者麻醉之後，利用護士小姐去請 S 教授前來的空檔，將覆住健康眼睛的紗布放到患病的眼睛上，這就是我所謂的『機會』，怎麼

樣？這種一石二鳥的計謀，還是像我這種笨蛋所想出來的好計謀哩！」

-----**(完)**